



画外音

◎ 吴冠中 著

我爱缠绵的藤萝、苍茫
的丛林、朦胧的雪野、
似卧虎之群的高原……

山东画报出版社



画外音



似卧虎之群的高原……

藏林、朦胧的雪野、

我爱缠绵的藤萝、苍茫

◎ 吴冠中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外音 / 吴冠中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9

ISBN 7-80603-932-5

I. 画...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6076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2098470

市场部(0531)2098042(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70×230毫米

19印张 149幅图 270千字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8001-11000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吴冠中先生，当代中国著名画家。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1947~1950年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美术高等教育工作，并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国画现代化的理论与创作。曾在美、英、日、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行个展，荣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位。

作者为了绘画，走遍天涯，搜尽奇峰；因自幼喜爱文学，作画之余，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散文，亦自笔底流露而出。

英国文学评论家迈克·苏立文教授说：单凭发表的文字就足以让他在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那样强烈、简练与坦诚的表达方式，可与他所崇拜的梵高媲美。

目 录

我的母校	1
消逝	4
归乡记	8
水乡青草育童年	14
早市	34
婚礼和父亲	37
他和她	40
蟋蟀	60
小鹦鹉	62
栽花	64
草坪	66
爷爷奶奶再见	68
绿衣姑娘	71
家居杂记	73
土地	76
惶恐	77
谁家粉本	79

名山与名家	81
宣纸恋	83
画里阴晴	86
晓月	88
大宅	90
刀光剑影龙潭湖	93
说天池	95
两个大佛	97
桥之美	99
老树	102
美盲要比文盲多	106
艺术断想	108
看看想想	111
绘画的形式美	116
艺途春秋——五十年创作回顾	123
点石成金	125
毁画	128
调色板	130
若明若暗辨前程	132
三方净土转轮来：黑、白、灰	134
人之裸	136
笔墨等于零	138
说逸品	140
说墙	142
明式家具与存在主义	144
黄金万两付官司	145

我与水彩画——水彩、粉彩画集序	153
佳酿	155
扑逆迷离意境美	158
梵高	161
雁归来	168
尸骨已焚说宗师——林风眠画集序	176
竹海行	187
渔村十日	191
上海街头	196
大江南北	199
忆与想——金陵几处重游	202
水乡四镇	206
浙江履痕	214
天台行	218
且说黄山	221
佛国人间——游五台山杂感	224
孔孟故里行	227
从秦俑坑到华山巅	229
小三峡里访古城	234
风光风情说乌江	237
彩谷——彝族火把节散记	242
猎人之窝	248
深山闹市九寨沟	251
赤日炎炎访印度	253
生活·信仰·程式——西非雕刻一瞥	258
所见所思说香江	262

看艺术拍卖	264
巴黎札记	266
又见巴黎	275
展画伦敦断想	279
北欧行	285
贾岛诗中画	291
是非得失文人画	293
说“变形”	297

我的母校

我和我的母校同龄，不，我比母校还大六岁。我七岁上学，是私立吴氏小学的第一届学生，我父亲一手创办的这所乡村初小就设在吴氏宗祠里。除我父亲外，还有二三位老师。他们教国语、算术、珠算、体操和手工，后来又加了音乐，父亲还为此到无锡买了一架风琴。但从来没有美术课，在手工课上我们做过国旗，红、黄、蓝、白、黑五族共和的国旗，剪贴那五色蜡光纸，也就进入美术范畴了。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吴氏小学改名北渠小学，规模在一步步扩大，而且在宜兴县教育局立了案，但经费永远很困难。父亲上课时，带着粉笔来，下课时自己将剩下的粉笔头带回，下堂课再用。学生爱偷粉笔，既可以用来到处乱写乱涂，又可以当吸墨纸吸干作业上污染的墨渍。后来我到省立无锡师范上学，学校就阔气多了，教室里剩余的粉笔头多的是，有各种颜色的，有整枝整枝没用过的，同学都不去捡。我便选较完整的捡起来，一学期下来积了两大匣，假期带回家交给父亲上课用，这是我对父亲教学工作惟一的一次帮助。粉笔大概将在现代教学中淘汰了，但它留给我永难磨灭的纪念。

吴氏宗祠是我们乡里最大的祠堂，天井里有海棠、芭蕉、南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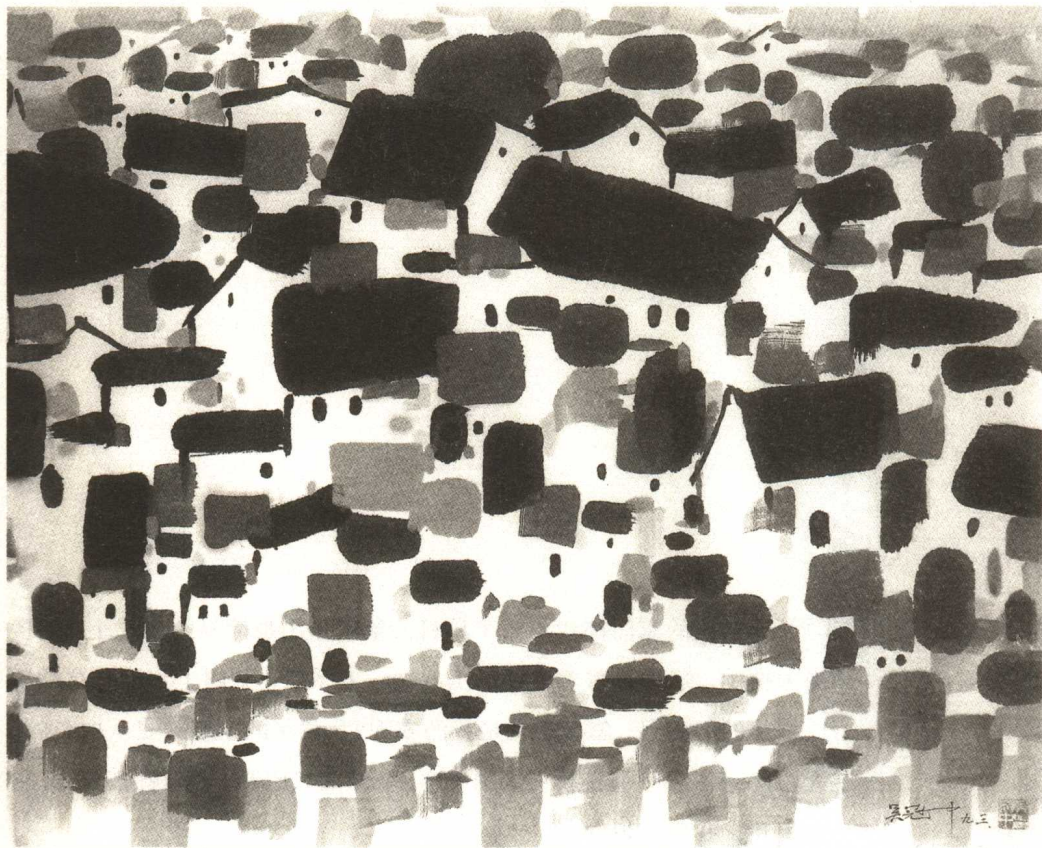
上小学时候的吴冠中（1931年）。

竹，还有两棵硕大的桂花树，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树冠伸出于高高的围墙之上，行人老远就能看到。同学们并不珍视屋宇之古老与花木之美好，倒是总盼望在校墙外的大草坪上搭台唱戏，其实也并不真真为看戏，只喜欢看戏场上有各种吃食卖，不过一般也买不起，因连买课本的钱都老拖欠着不缴，父亲总为催收课本费操心。

吴家不仅有大祠堂，还有一大片松坟，高高的松树林里散布着坟墓，我们称之为大松坟。大松坟就在我家西面，当清明、冬至的祭祀日子，吴家老少几辈排在墓地前跪拜，往往由父亲唱祭词，祭毕全体到祠堂里吃一顿美美的酒席，女的没

份。我和伙伴们经常到大松坟里用爪篦耙松毛，即散落满地的干枯松针，用以当柴烧；胆大的爬上高树巅掏鸟窝，我不敢，父亲绝对禁止。岁月如驰，游子浪迹四方，当我再回故乡，大松坟早已消失了！大松坟显然不能与曲阜孔林媲美，但我十分怀念自己的百草园，童年的原始森林！

最近，收到北渠小学校长张孟华同志来信，说学校已建成新教学楼，大楼就矗立在我老家的西面。我不认识张校长，不知他（她）曾否见过原先的大松坟，我估计大楼的位置就坐落在大松坟上。北渠小学也改名宜兴市闸口中心小学，说现有幼儿一百五十多人，小



吴家庄 70cm × 140cm 1993年 宣纸·水墨

学生六百五十多人。心潮起伏，我想起了私立吴氏小学，当年的同窗年年老去，已难寻觅！归去，归去看看大松坟里五彩缤纷的儿童世界，听那嘈嘈杂杂如急雨的乡音合奏，由他们追问从何处来的白发不速之客。

消逝

画外音

连自己的家门都找不到了！村人给我指出那简易的二层小楼，楼尚未粉刷，通体暴露着粗糙的土红砖。下乡后，一路上不都是这样彼此相仿的房屋吗，怎么它就是我的家呢？我童年的家墙面是灰白色的，大门两旁各有一个安放马灯的壁龛，就像两只眼睛，老远就盯着我，它认识我，我也认识它。

然而小红楼确实是我的老家了，苍老憔悴的弟弟正伏在门后的竹椅上，病痛折磨得他额头直冒汗珠。我因事到南方，绕道回乡来探望他的病。先听说是胃癌，后来情况一度好转，可能不是癌，也许诊断不确切。因为今天将见到病重的弟弟，昨夜在旅社里通宵睡不着，而且真的听到了乌鸦叫，我估计着他的病的最坏的情况。情况确是很坏，他阵痛不绝，见了我，汗珠和泪珠滚成了一片。我默默守着他，但挤不出几句话语。

就这样守了几个小时。趁他痛得稍缓和时，让他安静片刻，我溜出了后门，到我们童年常去的河畔。那里本来有一个圆顶的水车棚，父亲常让我们看守水牛拉戽水，我们赤着脚坐在水车上，被牛拉着团团转，加一鞭便转得更快，那比北京中山公园里坐假飞机兜圈子还好玩



怀乡 76cm × 61cm 1998年 麻布·油彩

呢!现在,车棚不见了,旁边的杂树灌木丛也不见了,变了毫无遮掩而模样呆板的一片菜地,孩子们再到哪里去掏鸟窝?水面上依旧有浮萍与野菱,但河道似乎窄多了,两岸的杂草显得稀疏了,神秘消失了!

神秘消失了,关帝庙消失了,设在吴氏宗祠里的我的母校消失了!

我的母校里有好几个高墙深院,里面比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更有趣,尤其有两棵硕大的桂花树,树冠一直升过屋顶。一棵是银桂,乳白色的花;一棵是金桂,金黄色的花。秋天,人们在一里路外就说闻到吴家祠堂里的桂花香了。现在,两棵桂花一齐被砍掉了。又是秋天,遍野金黄,稻香扑鼻,怀念桂花香的老年人似乎不多了。桂花之被砍掉由于祠堂之被拆除,祠堂之被拆除由于改建新楼。正在建造中的新楼有着许多亮堂的教室,教室前有平整的操场,操场上正挤满了蹦蹦跳跳的儿童,孩子们全不怀念桂花树,更未见过关帝庙。五十年后,他们也会感到童年的“神秘”的消逝吗?

我感到太孤独了,便寻到当年一同拍皮球和踢毽子的一位老同学家去。别人说他还健在,果然他正在自己门前的石场上翻晒谷子。人老了,无论胖瘦,骨骼脸型不变,凭我对造形艺术的长期探索,一眼就认出他来了。白发、皱纹、驼背、缺牙……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我立即看到了当年壮实活泼的小伙伴。

“你寻谁家?”他凝神注视我。

“我是冠中。”

他“啊”的一声丢掉了扫帚,紧紧地拉着我的双手拖进了他的家,他自己住在最小最简陋的屋子里,却高兴地领我看他家漂亮的房间。那是他儿子、儿媳和小孙孙住的,屋里有收音机,墙上贴满了大幅彩色美人画片。

“你是搭汽车来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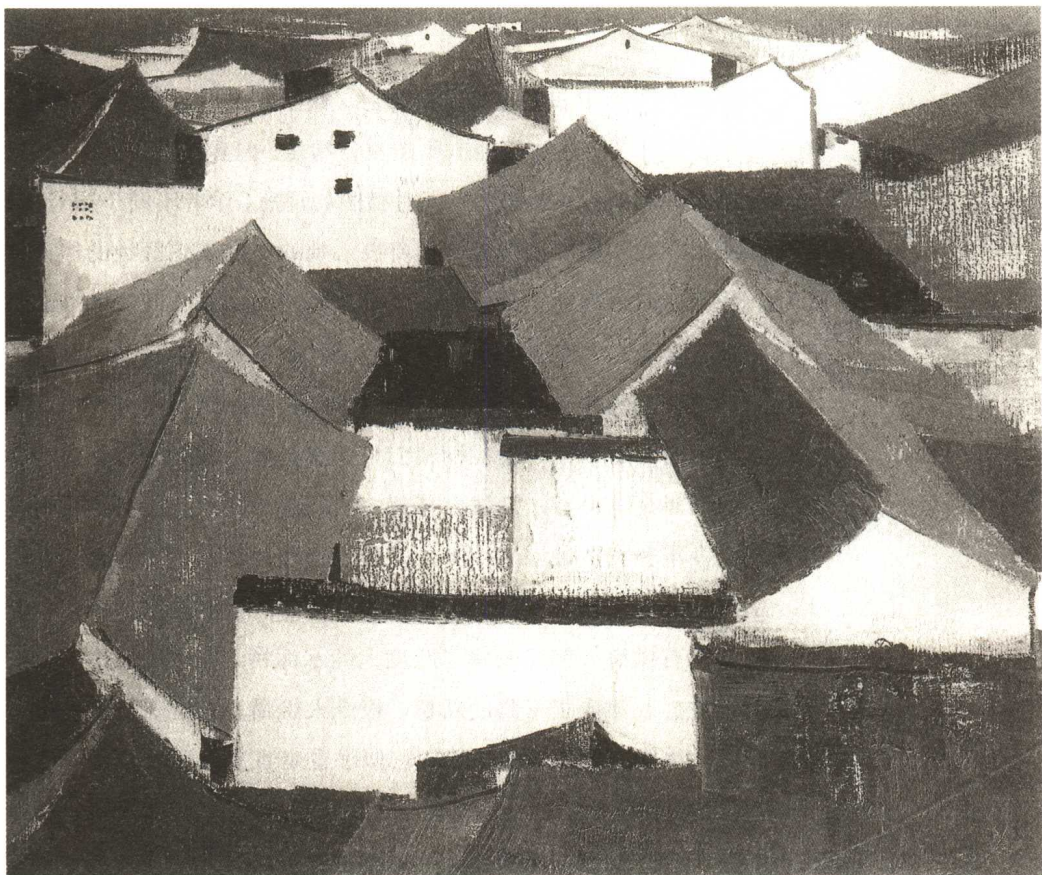
“是啊,想不到汽车一直能通到家乡了!”

“城里吃得好,你怎么这样瘦,太节省了吧?”他一面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纸烟让我吸,我说不吸,他认为这又是太节省的证据。他自

已点燃了烟，吸起来了。于是我问他当年的同学和老师们的情况，他如数家珍地详尽地谈到他们各式各样的遭遇。如有司马迁的笔法，满可以写下一部小人物六十年变迁史。人生六十年，太短了！

我突然想起弟弟的阵痛大概又发作了，便匆匆告辞回家。当我走得离他家已相当远了，仍隐隐听到他在屋外高声地向邻居们描述：“我正在翻稻……还问他你寻谁家……”

江南屋 85cm × 100cm 2000年 麻布·油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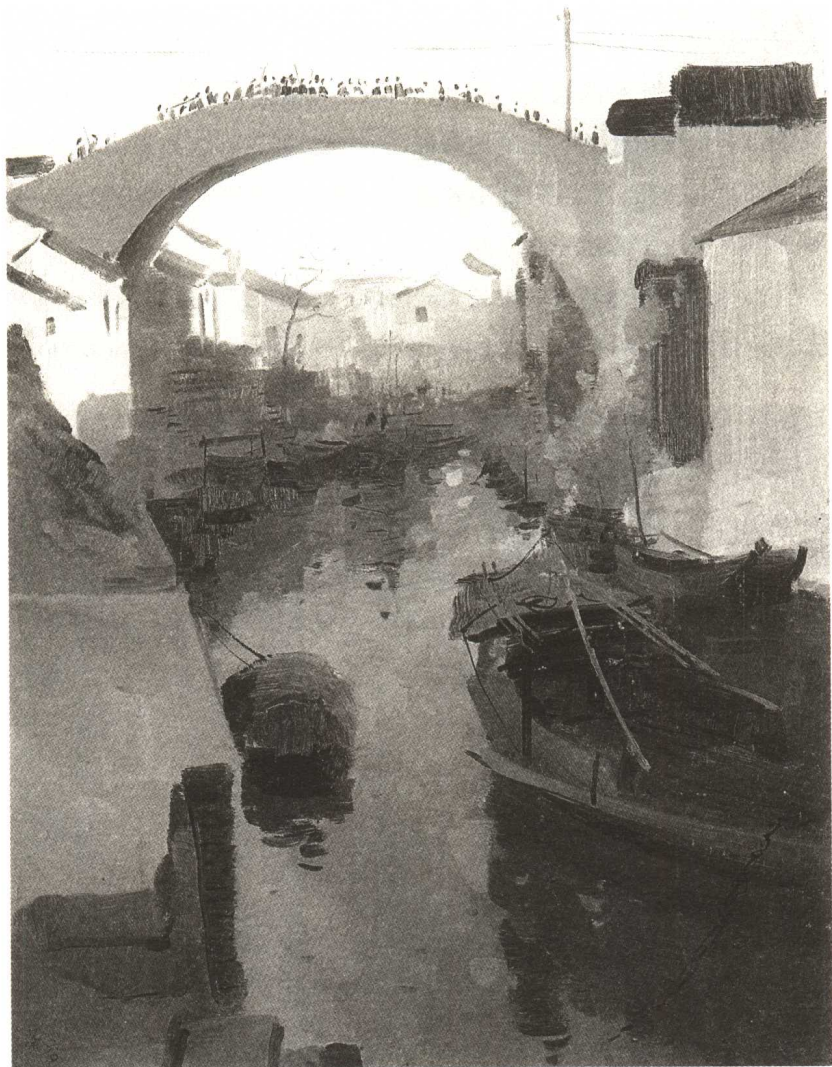
归乡记

为了探求生活中和大自然中的美感，数十年来我几乎年年背着画箱走江湖，人们习惯地称这种工作是旅行写生，但我对“旅行写生”这一概念却有些反感。用绘画来表现对祖国的情意，作者不同于旅行家，在母亲面前，我不愿只是过客，我要投入她的怀抱来感触她的体温和心跳。我画过西藏高原、玉龙雪山、重重叠叠的山城、西双版纳的节日……但我最爱画，而且年年想画的还是江南故乡。自从读了鲁迅的小说，我对自己的故乡宜兴便感到分外情深，它和绍兴十分相似，社戏我童年常看，阿Q住的土谷祠我们村子里也有。宜兴村村都是小桥流水和白墙黑瓦，早春，又蒙上薄薄一层飘荡着的丝丝垂柳，显得分外秀丽。今年我特意抽空回故乡去，寻求童年的梦境，重温乡情！

情况永远在不断地变，桥上要行车，桥下的行船愈来愈繁忙，交通要道上的石拱桥大都已改建了跨度大的水泥桥，但宜兴城里高大的古蛟桥也被拆改建成了平整的新桥，很令人惋惜。蛟桥是与传说中周处斩蛟的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似乎也是宜兴人民心目中的先祖父爷爷！我记得那庞大的矗立在城中心的高高的桥面上，曾挤满着小摊贩和小吃铺，店伙们为拉拢顾客，对着熙熙攘攘的行人，特别是那些进

城来办货的农民们，亲密地称呼大伯、大叔、大婶、大哥……这景况仿佛是宋代名画张择端作的《清明上河图》的范本。县内的公路汽车已是四通八达，于是我每天跑一个乡镇，但到处都是小工厂、小洋楼和旧民房组成的混杂面貌，虽显示着新意，但形式上缺乏和谐，不很入画了。

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来作画纪念鲁迅，我寻找类似鲁迅小说中的风



故乡之晨
62cm × 62cm
1960年
三合板·油彩